2

V
B620.78
C46.1

陳太史昭代經濟言卷之二

思皇周應選
南海秋濤陳子壯輯　浙汜仲因陳鼎新參訂
天虞金階升
方孝孺字希直台州寧海人官進侍講學士

釋統　全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宋也強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篡弒以得之

宋不如唐唐不如漢

著一代之史必有訓宗如秦晉前後五代三國等史任稱王而抑其帝號可也然三國時定當宗後漢在吳魏之上周後不如齊世宗特以帝崇之不妄當元亦宜削去帝號

無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爲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內者爲正統耶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乎莽之不齒乎正統久矣以其篡也而晉亦篡也後之得天下而異乎晉者寡矣而猶黜莽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使光武不興而莽之子孫襲其位則亦將與之乎抑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嘗黜晉也其意以爲後人行天子之禮者數百年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莽苟不誅論正統者亦將與之矣嗚呼何其戾也正統之說何爲而立耶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則彼固有天下矣何不加以是名也苟欲假此以寓褒貶正大分申君臣之義明仁暴之別內夏外夷扶天理而誅之僞則不宜無辨而猥加之以是名使聖智夷乎暴桀順人者等乎逆弑也僥倖而得天下者雖其勢力之强無所爲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

主意在此

未嘗不畏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爲萬世勸戒不能探其邪正逆順之實以明其是非而槩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長僥倖者之惡而爲聖君賢主之羞乎適事機之會庸材小人皆可以得志處非其地用非其時聖君賢主亦不足以成治功古之能統一宇內而動不以正者多矣秦隋其尤也動不以正而以正統稱之使文武周公而有知其不羞與之同此名乎故謂周秦漢晉隋唐宋均爲正統

不有變統之說則此論亦未能壓劍

猶謂孔子墨翟莊周李斯孟軻楊雄俱爲聖人而傳道統也其孰以爲可非聖人而謂之聖人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爲正統而加之以正統之號則安之而不知其不可是尚可以建之萬世而無弊乎名者聖人之所慎也季子然以冉求仲由爲大臣孔子忿然爭之若二子之才魯之諸臣莫及也苟爲大臣未見其爲過而孔子慎而不許蓋才如仲由冉求爲大臣則伊尹周公將曷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則二子

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具臣矣以秦隋而方乎周豈直二子之與伊尹周公哉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稱之也決然益必有其道焉而不可知矣嘗試論之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三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歟奚爲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爲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爲正矣夷狄而僭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符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二統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其有所懼乎此非孔子之言也蓋竊取孔子之意也

釋統中 全

正統之說立而後人君之位尊變統之名立而後正統之說明舉有天下者皆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可以智力得而不務修德矣其弊至於使人驕肆而

公之言曰勢行于一時義定于後世有以

不知戒舉三代而下皆不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非後世所能及而不勉於爲善矣其弊至於使人懈怠而無所勸其有天下同也惟其或歸諸正統或歸諸變統而不可必得故賢主有所勸而姦雄暴君不敢萌陵上虐民之心朱子綱目之作所以誅暴止亂於前而爲萬世法也立一法而不足盡天下之情僞則小人將馳騖乎法之外而竊笑吾法之疎是孰若無法之愈乎故正統以處其常而參之以變統然後其變可得而盡也朱子之意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全有天下矣固不得不與以正統苟如是則仁者徒仁暴者徒暴以正爲正又以非正爲正也而可乎吾之說則不然所貴乎爲君者豈謂其有天下哉以其建道德之中立仁義之極操政教之原以其過乎天下也有以過乎天下斯可以爲正統不然非其所據而據之是則變也以變爲正奚若以變爲變之美乎故周也漢也唐也宋也如朱子之意則可也晉也秦也

又提出天字

隋也女后也夷狄也不謂之變何可哉正統則處之以天子之制變統則不得並焉正統之君非吾貴之也變統之君非吾賤之也賢者得民心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則天與之矣安得不貴之乎非其類無其德民必惡之當時惡之後世以其位而尊之則違乎天矣故不得不賤之也貴不特於其身而又延及於子孫雖甚愚不肖苟未至於亡國猶尊之以正統之禮賤不特於其身而其子孫雖有賢智之才亦不能揜其惡夫如是而後褒貶明夫如是而後勸戒著夫如是而後正統尊奸邪息夷狄懼

公之言爲修元史立一案故以太史朱公之許可爲足恃云

後正統論 全

正統之名何所本也曰本於春秋何以知其然也春秋之旨雖微而其大要不過辨君臣之等嚴華夷之分扶天理遏人欲而已春秋之世周室衰諸侯盛以地不及於齊晉吳楚以兵以粟則不遠於魯衛曹鄭然而必謂之曰天王齊晉雖大國一有踰分奸禮則

必貶之楚與吳固已稱王與周無異矣而斥之曰子曰人豈非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不可廢乎傳曰春秋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此正統之名所由本也於乎後之言正統者其可戾春秋以爲說乎由周以來秦漢晉隋唐宋皆常一天下主中國而朝四夷矣正統必歸焉秦起始皇二十六年而止於二世之三年隋起開皇九年而盡大業十三年唐起武德元年而盡天祐四年漢始高祖五年晉始太康元年宋始太平興國四年然漢自建安而分爲三晉自惠帝以後夷狄橫熾而中原陷沒宋自高宗播遷江表是三代者或與篡賊勢同地醜爲夷狄所虜辱甚者或屈而臣之其微甚矣然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之不可廢猶周也故漢必至於炎興元年而止晉必至於元興三年而止宋必至於祥興三年而後天命絕此百世不易之道春秋之大法也而或見其微欲斷自部分之歲廢統而俱主之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其

此等似難列正統

爲簒賊之歸也夫中國之爲貴者以有君臣之等禮義之教異乎夷狄也無君臣則入於夷狄入夷狄則與禽獸幾矣當周之衰諸侯或射王中肩或天子出狩聖人豈不知周之無異於齊晉吳楚之屬哉然而常抑彼尊此者爲天下後世慮也苟以其迹則周當與魯衛同列矣何有於王乎如此則何以爲聖人之春秋乎夫漢晉宋之事奚異於此而今之橫議者猶啜啜不置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甘爲簒賊夷狄之歸也且聖人之作春秋以其操至公之道故建之天地而不謬前乎百王而有徵後俟來者之無惑也苟亦隨俗之好惡待時而重輕豈足以爲聖人哉俗之相成歲薰月染使人化而不知在宋之時見胡服聞胡語者猶以爲惟主其帝而虜之或羞稱其事至于元百年之間四海之內起居飲食聲音器用皆化而同之斯民長子育孫於其土地習熟已久以爲當爾昔既爲其民矣而斥之以爲夷狄豈不駭俗

而驚世哉然顧嫌者乃一時之私非百世不易之道也賢者之慮事當先於衆人而預憂於後世使其可繼假使後世有聖人者出則將儼然當之如昔之正統乎抑亦有所裁制損益如處吳楚者乎苟以夷狄之主而進之於中國則無厭之虜何以懲畏安知其不復爲中國害乎如是則生民之禍大矣斯固仁者之所不忍也然則當何爲曰其始一天下也不得已以正統之法書其國號而名其君於制詔號令變更之法稍異其文崩殂薨卒之稱遞降之繼世改元之禮如無統一傳以後分注之凡所當書者皆不得與中國之正統此以深致不幸之意使有天下者懲其害而保守不敢忽使夷狄知大義之嚴正統之不可以非類得以消彌其僥覬之心則亦庶乎聖人之意耳嗚呼俗之移人也久矣吾欲揚斯言於今之世寧能免啾啾之譟怒哉此非予之言也乃聖人之言也向之所陳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苟廢三代以降得

天下者亦異矣吾嘗妄論之曰有天下而不可比於正統者三簒臣也賊后也夷狄也何也夷狄惡其亂華簒臣賊后惡其亂倫也夫天之生此民好惡嗜欲之不齊不有以主之則紛爭而靡定故簡聖賢之人授之命爲之主同其好惡節其嗜欲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以教之爲衣服等殺交際吉凶之禮以文之撥洪水猛獸蛇蟲夷狄之害以安之夫所貴乎中國者以其有人倫也以其有禮文之美衣冠之制可以入先王之道也彼簒臣賊后者乘其君之間弑而奪其位人倫亡矣而可以主天下乎苟從而王之是率天下之民無父無君也是猶可說也彼夷狄者侄母蒸雜父子相攘無人倫上下之等也無衣冠禮文之美也故先王以禽獸畜之不與中國之人齒苟舉而加諸中國之民之上是率天下爲禽獸也夫犬馬一旦據人之位雖三尺之童皆能憤怒號呼持挺而逐之悍婢奸隸殺其主而奪其家雖犬馬猶能爲

之不平而噬嚙之是何者爲其亂常也三者之亂常無異此矣士大夫誦先王之道者乃不知怪又或爲之辭其亦可悲矣乎或曰史以記事者欲其實乃所以彰其惡也故春秋於簒弑之君未嘗去其號聖人且不敢況後之人乎曰何爲其然也春秋之時非後世可比也當是時聞有臣弑君者矣未聞弑而奪其位者也且魯者聖人之父母國而時君固在也故或爲之諱若他國則據其赴告之辭而書之聖人固有不知其詳者矣然崔杼之弑齊簡公孔子沐浴而請討之季氏之逐魯昭公孔子一則曰公在乾侯二則曰公在乾侯使季氏而主魯聖人其恐以魯國君禮與之乎其黜之無疑矣然則吾之言固聖人意也復何僭乎又況已往之跡而欲曲爲之諱其亦不達於義乎曰簒臣之事則既然矣賊后易爲而不得爲主也聖人之作易其於此言之備矣陽者君之道也夫道也陰者臣之道也妻道也易之爻凡陰之得中

陰乘陽位必諄諄爲之戒坤陰之純卦也於其始則戒曰履霜堅氷至恐陽之忘備也於其終恐疑於無陽也曰龍戰於野五恐其居尊位也則曰黃裳元吉黃中色而裳下飾臣之事也婦之道也戒其居上則不吉也其他曰括囊曰含章曰從王事未嘗予其專也推之六十四卦之中莫不皆然則聖人之意可知矣春秋無其事故不書使有之聖人其肯一日主之乎曰夷狄之不可爲統何所本也曰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奸宄以蠻夷與寇賊並言之詩曰戎狄是膺孟子曰禹遏洪水驅蛇龍周公膺戎狄以戎狄與蛇蟲洪水並言之禮之言戎狄詳矣異服異言之人惡其類夷狄則察而誅況夷狄乎孔子大管仲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管仲之得爲仁者聖人美其攘夷狄也然則進夷狄而不攘又從而助之者其不仁亦甚矣曾謂聖人而有主之乎學聖人之學治先王之道而昧乎此又何足論哉曰荆舒以南

春秋之所夷狄獨可爲正統乎曰非也自秦以來襲禮義而爲中國者二千年矣人倫明而風俗美烏得與夷狄比乎先正大儒知夷狄之不可長也故雖強如符堅盛如德光不與之以中國之禮知賊后之不可主也故呂氏之強武氏之才不與之以天子之位知篡臣之不可訓也故王莽侯景之徒一以盜賊待之其爲法至公其爲道至明其爲慮至遠也其於聖人之意春秋之分至得也所謂萬世而不可易者也

秦亦自亂其法朔論

實至論

曰然則三者皆廢之而不書乎曰不也吾固曰不比之於正統而已非廢之也不廢其迹而異其辭則其爲戒也深矣嗚呼天下後世之心吾不敢必也苟有賢者其將信吾言也夫

深慮論 全

智者立法其次守法其次不亂法立法者知仁義之道者不能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亂法者也古之聖人既行仁義之

政矣以爲未足以盡天下之變於是推仁義而寓之於法使吾之法行而仁義亦陰行其中故望吾之法者知其可畏而不犯中吾法者知法之立無非仁義而不怨用法而誅其民其民信之曰是非好法行也欲行仁義也故堯舜之世有不誅誅而海内服其公以其立法善而然也夫法之立豈爲利其國乎豈以保其子孫之不亡乎其意將以利民爾故法苟足以利民雖成於異代出於他人守之可也誠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雖作於吾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所惡乎變法者不知法之意而以私意紛更之出於已者以爲是出於古之人者以爲非是其所當非而非其所宜是舉天下好惡之公皆棄而不用而一準其私意之法甚則時任其喜怒而亂予奪之平由是法不可行也蕭何曹參世所謂刀筆吏其功業事爲君子恥稱焉然何之立法參之善守法後世莫及

也當秦之亡其患不在乎無法而患乎法之過嚴不患乎法廢而不舉而患乎自亂其法故蕭何既損益一代之典曹參繼之卽泊然無所復爲參之才何之所畏非不能有爲者也特恐變更而或至於亂不如固守而爲萬全爾夫天下譬之寶玉然法譬則韜藏之器然善爲寶玉計者器既成則藏而置之勿動可也日持而弄之携之以示人挾之以出遊失手而墮地不碎則缺壘矣故國有治於疎畧而亂於過爲之計過計者未嘗不笑疎畧者爲愚而不知疎畧者爲智大也故用智之爲智衆人之所知而不用其智之爲智非君子不能孟子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豈止治水哉治天下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

公要做事先與戶部諸公說破此書吳父兄子弟宜家藏赤通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官至工部尚書謚文襄公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全

伏聞治民之道在於禁惰游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其業蓋惰游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而國用可足不然則戶口耗而賦役不可得而均地利削而國用不可得而給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以維持其民而均其土地者正謂此也邇者皇上

念天下人民有因饑窘逃移者累降勑旨設撫民之官頒寛恤之條令天下郡邑招而撫之諸公頒布奉行克謹無怠天下之民感戴　宏恩扶老携幼競返桑梓惟獨蘇松之民尚有遠年窵匿未盡復其原額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蕪者豈憂恤猶未至乎凡招回復業之民既蒙蠲其稅糧復其徭役室廬食用之乏者官與賑給牛具種子之缺者官與借貸　朝廷之恩至矣盡矣如此而猶不復業者亦必有其說焉蓋蘇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艱窘不得已而逋逃及其後也見流寓者之勝於土著故相煽成風接踵而去不復再懷鄉土四民之中農民尤甚何以言之天下之農民固勞矣而蘇松之民比於天下其勞又加倍焉天下之農民固貧矣而蘇松之農民比於天下其貧又加甚焉天下之民常懷土而重遷蘇松之民則嘗輕其鄉而樂於轉徙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其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恍嘗歷詢其

弊蓋有七焉何謂七弊一曰大戶苞蔭二曰豪匠冒合三曰船居浮蕩四曰軍囚牽引五曰屯營隱占六曰鄰境蔽匿七曰僧道招誘乃所謂大戶苞蔭者其豪富之家或以私債準折人丁或以威力強奪人子賜之姓而目爲義男者有之更其名而命爲僕隸者有之凡此之人既得爲其役屬不復更其糧差其心倚附莫敢誰何由是豪家之役屬日增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減矣其所謂豪匠冒合者蘇松人匠叢聚兩京鄉里之逃避糧差者往往携其家眷相依同住或創造房居或開張鋪店冒作義男女壻代與領牌上工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粉壁題監局之名木牌稱高手之作一戶當匠而冒合數戶者有之一人上工而隱蔽數人者有之兵馬司不敢問左右鄰不復疑出是豪匠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民日以衰矣其所謂船居浮蕩者蘇松五湖三泖積水之鄉海洋海套無有涯岸載舟

者莫知蹤跡近年以來又因各處關隘廢弛流移之人挈家于舟以買賣辦課爲名冒給鄰境文引及河泊由帖往來于南北二京湖廣河南淮安等處停泊脫免糧差長子老孫不識鄉里煖衣飽食陶然無憂鄉都之里甲無處根尋外處之巡司不復詰問由是船居之丁口日蕃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削矣其所謂軍囚牽引者蘇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處屠沽販賣莫不能之故其爲事之人充軍於中外衛所者輙

誘鄉里貧民爲之餘丁擺站於各處河岸者又招鄉里之小戶爲之使喚作富戶于北京者有一家數處之開張爲民種田于河間等處者一人有數丁之子侄且如淮安二衛蘇州充軍者不過數名今者塡街塞巷開舖買賣皆軍人之家屬矣儀真一驛蘇州擺站者不過數家今者連栟接棟造樓居住者皆囚人之戶丁矣官府不問其來歷里胥莫究其所從由是軍囚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消矣其所謂

查得細

屯營隱占者太倉鎮海金山等衛青村南滙吳松江等所棋列于蘇松之境皆爲邊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調伍因有所恃愈肆豪強遂使避役奸氓轉相依附或入屯堡而爲之佈種或入軍營而給其使令或竄名而冒頂軍伍或更姓而假作餘丁遺下糧差負累鄉里爲有司者常欲挨究矣文書數數行移衛所堅然不答爲里甲者常欲根尋矣足跡稍稍及門已遭官旗之毒手由是屯營之藏聚日多而南畝之農夫日以耗矣其所謂鄰境蔽匿者近年有司多不得人教導無方禁令廢弛遂使蚩蚩之民流移轉徙居東鄉而藏於西鄉者有焉在彼縣而匿於此縣者有焉畏糧重者必就無糧之鄉畏差勤者必投無差之處舍瘠土而就膏腴者有之營新居而棄舊業者有之條往條來無有定志官府之勾攝者因越境而有所不行鄉村之譏察者每容情而有所不問由是鄰境之客戶日聚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寡矣其所謂僧

道招誘者天下之寺觀莫甚於蘇松故蘇松之僧道
彌滿於四海有名器者因保舉而爲住持初出家者
因遊方而稱掛衲名山巨刹在處有之故其鄉里遊
惰之民率皆相依而爲之執役眉目清秀者稱爲行
童年紀強壯者稱爲善友假服緇黃僞持錫鉢或合
伴而修建齋醮或沿街而化緣財物南北二京及各
處鎮市如此等輩莫非蘇松之人以一人住持而爲
之服役者常有數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幫閑者
常有三五輩由是僧道之徒侶日廣而南畝之農夫
日以狹矣凡此七者特舉其大畧而天下郡縣未必
此弊俱無縱使有之亦未必有如是之甚此等之人
善作巧僞變亂板圖戶口則捏他故而脫漏田糧則
挾他名而詭報惰游已久安肯復歸田里從事耕稼
況其缺乏稅額累累如配見在之戶其中頗有智能
者見其得計亦思舍畝棄耒幫而效其所爲惟愚
騃無用之人方肯始終從事於農業然坐受其弊亦

豈無避免之心乎凡天下之事不可有一人之僥倖苟有一人僥倖而獲免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弊蘇松僥倖之人如此其多則不倖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是宜土著之農夫日減月除而無有底止矣忱嘗以太倉一城之戶口考之洪武年間見丁授田十六畝二十四年黃冊原額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今宣德七年造冊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戶覈實又止有見戶七百三十八戶其餘又皆逃絕虛報之數戶雖耗而原授之田俱在夫以七百三十八戶而當洪武年間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之稅糧欲望其輸納足備而不逃去其可得乎忱恐數歲之後見戶皆去而漸至於無徵矣是皆惰逃不禁耕稼不勸故奸民得以避勞就逸棄本逐末如前之所云者誠宜立法以檢制之撫民之官固未易以招之也愚以鈍駑之才濫叨重寄晝夜勞心莫知所措伏望該部列位卿相與在朝公卿大臣詳加講究明白奏

請將蘇松等府逃移人戶不拘逼例別立一法以清理而檢制之庶幾戶口可增田畝可闢稅糧可完恍事出激切不覺覼縷之至惟冀詳察而恕其狂妄幸甚

李賢字元德鄧州人宣德癸丑進士官至少保贈太師謚文達全

禦戎疏

車戰一法自是可行惜人不善用至名爲飄鵠何可勝嘆

胡虜所以輕侮中國者惟恃弓馬之強而已中國長策無他惟避其弓馬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能避箭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既能避箭又能拒馬蓋此車即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青擊匈奴深入虜地見單于兵陣必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兵法謂是車有巾有蓋爲先驅焉臣謂

武剛車徒能避弓馬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火鎗前代未嘗有也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非火鎗之過用之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鎗者須要遮避其身以壯其膽然後發而中不然則畏其箭來手足失措雖能發鎗不暇取中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眼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面共長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能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避我勢自張我威益振況此時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虜寇馳騁之所若邊城俱用此車遣將出師可以橫行於沙漠可以深入其巢穴不但用以退敵驅之出境而已所謂長策莫善於此所謂有備無患

乃克有濟者也

修建國學

竊惟太學者天下貢士所萃乃育賢成材之地故天下士所以賢所以材胥此焉出賢才所以盛所以衰胥此焉係然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國家之安危豈不皆關於此哉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平一天下定鼎金陵首崇是道方是之時宮殿城池未盡完也百府諸司未盡創也佛寺道觀未盡興也廼建太學於 國都宏其規模極其壯麗凡所以教士之法戒士之條居士之所養士之具無不詳審周密又慮表率之職實難其人務選天下學明行修德尊望重海內所向慕士夫所依歸足以師表一代名蓋一時者然後命爲祭酒崇以師道以振文風以增士氣其愛惜諸生如慈母之顧嬰兒貴之若席上之珍恩惠極隆無以加尚於是天下士入太學者居無不正習無不端衣無不具食無不足無饑寒之亂心無邪

辟之墮行其所事者治禮義明人倫窮修已治人之方務致君澤民之術故當時賢才俊傑之士濟濟輩出布列中外大綱一正萬目畢張自古太平之盛未能或之先也永樂初年駕臨北京太學之設因元之舊凡百規制未暇增新洪熙宣德以來因仍未舉至其教戒居養之道頹然廢弛不遑介意師儒之職率皆庸常學行荒疎無所矜式雖有遺規不過承虛名爲文具踵因循應故事而已於是天下之士入學者

不意士風一壞至此

蔑教戒之嚴無居養之正置禮義爲外物輕廉耻如錙銖雜處於軍民之家渾處於營巷之地與市井之人爲伍與無籍之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啖其夫而私其婦易君子之操爲鄙夫之行改士夫之節爲穿窬之心所習如此一旦居官不過志於富貴而已尚何望其尊主庇民建立功業乎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居處所致無怪其然也　陛下春秋鼎盛績成大統凡一舉措不可不慎舉所當舉則天下之人莫

不懽心措非當措則天下之人聞之解體可不慎歟
我　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有廢弛而不舉者有創新
而不措者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
佛寺舉措如是臣以爲舛矣然成事不說廢者當舉
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亦不過佛寺一所之費況佛
寺無益於朝廷而太學實關於治體伏願　皇上興
費舉墜重選師儒厚加眷注將見數年之後賢才濟
濟文風大振生民於是乎安天下於是乎治我　太
祖養賢及民之效復見於今日太平之盛不期自至
而　國家社稷永享無窮之福矣

王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舉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漕例疏 全

伏惟我聖朝自永樂年間開設裏河漕運以來定撥湖廣江西浙江南京江南江北并中都留守司衛所官軍一十二萬七千八百餘名分爲十二總歲運糧四百萬石於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浙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楊子大江至江北裏河由儀真楊州淮安邳徐濟寧東昌臨清德

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衛皆隸漕運所轄者不過欲其程途接續制統聯絡便儹運也其直隸德州天津通州等九衛又臨近京師天下根本萬一天時亢旱邊務緩急不同稍有不繼必須北直隸官軍轉搬至京得以一呼而集是北直隸通州九衛之官軍尤重於迤南漕運官軍矣總北直隸一總所轄德州二衛天津三衛通州四衛共官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員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有奇係是舊制近於弘治十三年因團營缺人斬掣正軍千名補操却連原運餘丁七百名一槩退掣開曠其北直隸一總漕運原運糧米五萬四千餘石摘令江南北直隸遮洋把總內折銀兩米糧減存辦料官軍輪流代運赴京交納蓋一時權宜之法非爲經久之計合無將掣去北直隸一總通州等九衛運糧軍餘一千七百餘名俱還原運照舊領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京營操軍另于空閒衛所撥補或將通州等九衛見

操正軍一千名同原運掣廻在衛餘丁七百名照舊
漕運其遮洋船該運薊州折銀糧一十四萬石照舊
交兌本色運赴通倉交納却將湖廣江西浙江等處
衛所內缺軍疲弊者折運一十四萬每石連加耗并
兩尖共折銀七錢解薊州交納若遮洋船內有運船
少者于各衛所折銀減下船內輳補舊規不致破壞
近者運本色遠者運折色又得禹貢納總納秸之利
最爲利便薊州原兌粟米每石折銀六錢今該南方

國計所係奈何使至此極

糙米每石折銀七錢照依時價折色月之又有積餘
以足軍用興利除弊莫大於此查得南京兩總所管
旗手等衛雖在江南其運糧船隻却在儀真官軍前
去浙江江西南直隸水次交兌過船裝運儀真坝上
上船比與江北三總官軍江南兌糧事體一同其耗
米每石只依原定則例並無加與過江脚米以此南
京各衛運糧官軍年年借債轉相負累日見逃亡論
運軍疲弊之極者必以南京各衛爲言屢經議奏而

曲折之情未能便達且如今年江北三總官軍舡在江北不得過堪前去南直隸蘇州等府兌糧裝運每石止得耗米五斗六升兩處運軍同在一處兌糧舡隻不過堪與雇舡裝運皆同而所得耗米不同其爲不均較然明白葢南京各衛運糧耗米議定在前江北三總加添過江脚米在後方議添江北脚米之時偶未及於南京各衛非過有輕重於其間也但據事論理兩處耗米不宜有異合乞自正德三年爲始將南京兩總所管衛分酌量加添庶使事體均平運軍甦息矣

吳仲

預處邊儲以圖治安疏 全

臣竊惟北虜犯順在古爲然三邊解體於今則甚近宣府地方達賊入寇白陽等處墩臺不舉火游兵不應援恣意殺掠如入無人之境臣切思之犯順當也解體變也常可也變不可也臣請爲 陛下陳之軍士所以解體者其初蓋緣流賊切發諸郡邊軍內調征勦因窺見中原之人民安居而懊脆中原之軍士

安閒而怯懦陰有輕玩之志既留操備又窺見京軍無鋒鏑之患天顏濫近狎之恩堂陛無間遂成驕矜之習後回本鎮債帥不能體恤懦將不能振率包攬上納行糧折乾多方剝削靡所不至至於糧草久缺畧不經心凍餓而死全無顧惜一有聲息乃使之裂膚枵腹以禦強敵如驅羣羊於猛虎納生人於溝壑所以大失人心且如關山全軍敗沒鎮巡奏報殺傷纔二十人人命死於無辜其家不蒙厚卹既無激勸

感立而威亦行未有不予之以[illegible]而可作[illegible]者

曷勵將來馴致今年殺都堂明年殺總兵當時廟廊處置未善姑息太過所以今日威令蕩然而無所忌憚矣爲今之計柰何結之以恩而已蓋必特頒明詔痛自引過以誠感人心以言謝天下如唐德宗山東之詔使人揮涕激發以奮其志優其賞賚時其衣糧如宋太祖裘帽之賜使人感恩懷德以革其心然後徐復以威懾之苟犯吾法有殺無赦賞罰嚴明人心悅服乃可以守死即戎久安長治不然縱無犬羊之

患必有藩鎮之禍斷斷然可逆知而預料矣但當國家多事之秋司農告乏之際出納無常措辦無計不過曰開中曰納粟而已然開中之弊價輕則勢要占窩價重則商賈失利納粟之弊非惟名器太濫所謂醫眼前之瘡剜心頭之肉此皆利害相當殊非計之得者臣待罪通倉查得先該工部左侍郎趙璜題准查修河道以便轉運以大利官軍臣反復籌之以水計陸一年可省脚價二十餘萬兩無開中納粟之勞有富國強兵之實鑿然可以行之百世而無弊伏望聖明查照趙璜題准欽依內事理即日舉行毋容觀望所省脚價盡發各邊用二三年間將見三邊足食萬士歸心然後以令則行何強梁之不消以戰則勝何醜虜之足慮又加以將帥得人朝廷之上永無北顧之憂矣臣聞古之賢君減後宮之需發內帑之積以供邊費無所顧恤況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亦何憚而不爲乎